萬曆疏鈔

萬暦疏鈔卷二十二

察典類

萬曆疏鈔卷二十二

祭典類

陳末議以裨考察以勵庶官疏

史朝鉉 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年十二月

洪惟我國家稽古爲治京官考察每六年一舉所以端本澄源而示天下以公也照得萬曆三年復當兩京官員大計之期　祖宗成法至精至備昭如日星於時奉大典率舊章在當事諸臣靡不䲣䲣然爲皇上加之意矣臣等夫復何言竊念人不易知才實

難得萬一吹毛以求疵則刻核之意勝采名不采實則心迹之辨爽避嫌怨者以註考爲虚文肆萋菲者得邪議以惑聽有一於此皆爲考察之累而去之不足以懲惡留之不足以勸善者是可懼也臣等待罪南垣愧無補塞謹竭愚衷條爲四事爲我 皇上陳之一曰惜人才夫人才之在天下培植爲甚難而摧折爲甚易譬之杞梓楩柟而日尋斧柯則生意索然矣是故涵育長養不可以不順也粤自隆慶初年以迄今日考察之典年屢舉行激揚淘汰既嚴且密矣

今茲計吏若必沿舊規足額數編恐搜剔之太過似非所以培國家敦大之治也合無勑下部院諸臣各宜秉持公恕為國惜才勿以一事之詿誤而遂捲其平生勿以懲創之方新而追咎其既往某衙門果皆不肖雖盡黜之不以為苛某衙門果無不肖雖弗及一人不以為縱部院不得執舊額以為考察科道不得拘常數以為糾拾庶於論官考課之中而培植愛養者自在也昔人謂治道去其太甚臣等敢以是為今日獻二曰審名實夫名實者朝廷所以綜覈天下

而成其政者也事必有其實然後稱其名今考察之例如年老等條俱有實跡可據惟浮躁二字獨以空名加之不知人之才稟各有不同志氣激昂者似於輕狂才華英發者似於淺露既任事者似於躁妄不畏彊禦者似於傲慢辨之不審美玉而混碔砆矣此因虛名而亂真者也又有胥戕善類由爲排擠者欲誣之年老有疾則彼無精力尚強欲誣之不謹不及則彼志節無玷於是加以茫然無定之名使之茫乎不知所辨此因虛名而中傷者也且外官考察此例

不開京考過詳不知何謂　臣等以爲兩京部院諸臣凡一應考察事例均宜究心至如前項名目尤須循名責實不可輙輕易以加人不然則是浮躁一欵本以待輕薄不檢之徒而其流弊反以銷英雄志士之氣矣於朝廷綜覈之政奚裨哉三曰覈考詞夫庶官之賢否惟各衙門之親轄者知之爲最眞也　臣等聞邇年以來京官給由赴部其開報考語類多標榜溢美之詞竊恐將當考察猶復蹈習故常則賢否之揭帖祗爲市恩者之璽書耶合無申飭部院備行兩京

堂上及各衙門正官將六年之內應考人員務要秉公覈實手註考詞如某官以某事見其貪酷某官以某事見其不謹浮躁老疾等項俱明白開載密封送部不得黨衙門以護屬官不得昵親識以庇姦尤不得含糊兩可以混是非其註考之後或別有聞見臨時更與部院諸臣面相質證不妨異同蓋簡賢黜惡原非一人私議要於其當不可使易而大臣公忠體國而遠避嫌怨以自干公論人人得而訾之矣四曰杜浮議夫京師都會之地羣四海九州之人而雜

處其中是故浮議易興也所謂浮議者或爲禍寮宷以自圖保全或懷挾私忿而巧肆傷害或妄摭無稽之事而代人報復或竊倡是非之說以破壞公論甚者一夫流言於道路吏卒誶語於中衢皆以熒惑觀聽而變亂臧否者也方今清議甚明固無足慮然叢謗成於市虎投杼起於三至雖賢者不免焉是在司銓衡者斥而遠之而已至於乘機造釁投遞匿名榜帖汚壞士夫名節者尤乞申飭兩京緝事衙門嚴加訪拏以防傾危之習庶任事任怨者有所恃以無恐

巧言如簧者無所緣而爲姦矣夫此四者卑之無甚
高論聽之秖爲常談臣等顧喋喋然以瀆 天聽何
哉良以人才進退治忽所關反覆申明不厭詳愼故
雖竊前人已言之緒餘而不敢自以爲煩且數也伏
祈 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

計典年發衆志方新乞崇寔行以端士習疏

許弘綱 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二月

臣初入該科會逢京察先是咨訪四出議論繁多眩惑恫疑人人重足加以無名揭帖相望逼衢而傾危幾成俗矣幸明旨申飭再三當事諸臣公明長厚一時別白較若鑑衡而人心於是乎大定虞廷黜陟其蔑以加此矣顧念斯時也風波甫息朝署一新是沐者彈冠之秋浴者振衣之會也轉移化導詎可視爲緩圖昔人有言貪夫殉利烈士殉名蓋士之趨朝猶

貫之趨市也百變而百趨之疾於影響臣不敢遠有所引姑就前此六年之內人情變態爲　陛下陳之壬午以前權姦在事党同伐異閃爍動人天下之人以爲時之所尚者或在彼也於是乎媚竈乞墦甘心罔上苟蒙一顧罔恤生平卽鄉黨自好者流猶或望而趨之故其爲習也奔競而可鄙　陛下一旦鋤根擿斥比周曾不移時而奔競息癸未以後泰運方亨引用老成復諸擯棄天下之人以爲時之所尚者固在此進於是乎悻悻立落高自標榜爭躁取徑漸失

本眞節瑕瑜相半者流猶將襲而取之故其爲習也
矯激而不情　陛下一旦塞速化之途嚴出位之禁
曾不移時而矯激平夫奔競矯激二者則有間矣此
望彼趨紳於倏忽士習之變何常之有今之簡汰而
議黜者詎不足爲永鑒哉然而士當事時奔競不可
矯激不可則其囂然嗜進之心與夫勃然邁往之氣
必將醞蓄騰湧而未能頓消故士習巧僞致煩明旨
議論紛起上惕聖衷此其彰明一驗也　臣嘗謂人情
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不流於此則流於彼不潰

於東則潰於西卽豬爲江湖滙爲巨澤而怒濤驚浪猶且日夜嘶號故夫善治水者非塞閼遏絕之難而疏通利導之爲貴善敷教者非振刷防範之務而潛消默化之爲先　陛下試爲今日人心計將恃六年之黜陟防之乎抑導之使歸而後已耶誠思有以導之莫若崇恬靜以消其競敦本寔以袪其浮取夫不役於世味者而尊禮之以示其的流濁而務澄其源則無乎非清矣絲棼而務尋其緒則無乎勿理矣蓋以是而非者亂之也故孟子闢鄉愿而

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中庸定君子小人之介而蔽之以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夫謂之闇然初何加於日用常行之外然而言君子者必歸焉謂之的然豈無喧赫動人之事然而言小人者必歸焉蓋篤志潛修與立異近名本來原自迥別實心任事與矯情干譽者究竟終必殊科此誠偽之間識者辨之早也今天下皆知君子當用而恒不快其闇然之迹皆知小人之當遠而或偶中其的然之機皆知鄉愿之可惡而或難於似忠信廉潔者之非刺何惑乎人心之

愈趨愈變而卒無定歸也哉伏乞特敕該部秉茲簡汰咸與維新自今考察之後一應進退人才寧寬毋華寧拙毋巧遏之於舉世之所必趨而察之於人情之所易忽當官慎矣必細覈諸月旦議論是矣必夷考其躬行一節奇矣必歷稽其素履其才果眞則高明沉潛品不同而同適於用豈容操一轍而廢百途其質本贋則果敢脂韋獎不同而同害於事豈容徇一曲而開衆竇迹之所在有甚不諧於俗者要其心原無所爲則雖異猶同也毋使椎朴孤介之士一槩

混於庸人而終身嘎屈以爲天下之口寔一時行事有若大異於人者乃其心竊有所覬則雖義亦利也毋使色取行違之輩一旦竄入君子而借其赤幟以塗天下之耳目盡士之挾筴而來也疇不欲托諸功名以垂不朽而乘機遘會本無定趨故欲使天下之拱手揖讓而輕功名不可能也使天下之尋塗索軌而不以便捷爭功名猶可能也轉移化導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抑 臣 猶有說焉進退人才者部院事也進退大臣者 陛下事也大臣之品不同有以德勝

者有以才勝者德勝者落落難合恒無以結人主之知而才勝者特達圓融必預獲夫先容之助故知人則哲自古難之昔文帝漢之英主也而季布先朝舊臣也一人譽之則自河東召至闕下一人毀之則自闕下遣還河東布即嘵嘵面陳覺置勿察彼其一人之身而毀譽倏忽愛憎隨之況積毀與羣譽者哉故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愼其愛憎而不以毀譽則善矣 臣願 陛下以振刷吏治之心致詳於視聽以明鑒萬里之用旁燭於幾微可否付諸外庭是非

公之天下則疑覩不生舉措悉當而衆賢不和於朝治化不臻於上理者葉之有也臣草莽新進未習遠猷區區之愚所見如此惟陛下留神裁擇焉

京察訪冊獨遺銓司乞添正以重大典疏

吳鴻功 兵科給事中，萬曆二十年九月

臣竊惟方今時事孔殷凡爲臣子者無不人人展采抒忠畢智竭慮思以佐國家之急然値時勢之難爲尚且無濟於萬一所可自效者獨有奉公一念矢諸天日即有弊習無相沿也或可以少匡國運共濟時艱而奈之何其不然耶夫六年京察國家之大典也五品以下舉列訪冊朝廷之公舉也至於吏部四司獨不列名則今時之弊習而所當亟議更者也當臣

初接訪冊之時首閱之無吏部四司終閱之又無吏部四司臣私自意曰此不過裝釘者一時偶遺行當借他本抄補之無誤體訪斯已耳目今閱月收單之日迫矣臣始博詢於人皆云無吏部四司也及問其故則又皆云此吏部舊規不欲令人訪之自失其體面也臣不覺駭然曰清明之世有如此之舊規而不亟議更張是尚可以成朝廷哉且體面人所自爲耳同胞之子尚有賢愚可以一衙門槩天下之人品耶人臣爲國一毫不可苟私而曰舊規曰體面公乎私

乎朔今東西同轡　陛下之所宵旰而圖者無過用
舍一節吏部四司得與用舍之柄謂宜超越拘攣之
見昭布大公爲天下倡而乃以私意沿獘習又何以
公用舍於天下此臣之所扼腕也借曰吏部職在收
单列名終屬不便獨不思會单之目科道官亦皆與
焉試觀訪冊之中六科十三道曷嘗有一人不開載
者亦安見其不便也即四司之单四司不可自收堂
上官獨不能收之耶又借曰吏部之名昭昭然在人
耳目即不訪冊人寧有遺忘之者是又不然凡今之

布列朝端師師濟濟其姓名獨無吏赫奕者乎奈何獨舉吏部四司而遺之並此册亦可以無用矣臣終不知其解也夫科道朝廷之耳目而乃獨隔於吏部豈所以重朝廷銓曹本同一司屬而竟不一列其名其何以服天下蓋自以邵仲祿之庸庸而贈官之議即經言官論列尚執前說以郯觀光之邪鄙而當其病請輒以溢美之辭陳之君父朝廷之上公道已滅絕法紀已蕩然矣京考豈容私之事訪册豈可私之書而公然不載其名臣即愚昧諒亦有心者之所共

不平有口者之所共不滿也且臣伏讀大明會典內一欵曰凡京官五品以下六年一次考察及四品以上自陳有遺漏者科道糾舉今併一衙門缺而不錄是尚不謂之遺漏乎臣謬忝言官之末與有糾舉之責隱默而不言不可置之而不訪又不可若今之訪各衙門而獨不訪吏部以臣推會又甚有所不甘者故不憚瑣瑣爲陛下直陳之也伏乞勑下吏部速行添正以便科道諸臣及時採訪庶大典不輕人心亦服倘謂科道不足以訪吏部謂吏部可以無用於

勘剔必誓臣為不諳舊規不識利害臣請繳還此冊不敢復言咨訪之役決不能俯首隨人以苟祿位也臣無任冒昧激切之至

銓臣被罪輿論未協乞寬宥以明公道疏

李世達 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頃以考察京官 臣 等謬與吏部諸臣共事竊見諸臣秉公評汰無所徇私假如吏部員外呂胤昌係尚書孫鑨甥也而黜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係郎中趙南星親也而黜諸凡負疵纇者縱有憑藉總不得倖免庶殫心計典不敢負 皇上之委任獨因覆留一二被拾庶官以致科臣糾舉奉旨切責遂將堂上官罰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此祗以同話不肯認罪

之故而重其罪臣等固知皇上如天地之無心也顧臣等以繩愆辨枉爲職使該部而果有罪則臣等當從公爲之糾正使該部而果無罪則臣等安得不從公爲之伸白蓋虞淳熙等三人以吏兵二部司屬而訪单有議科道官據以糾拾固公心也然虞淳熙雖好禪學而清修原無他過楊于庭雖有恃才躁妄之過而西夏正叙勞績此不惟尚書石星等力救即臣等與三輔亦共知而共言之以故該部參酌衆論僉議處一袁黄而留淳熙于庭者尤公心也即今科

臣欲爭衙門全科之體抗章求勝然卒不得橫加該部一語而猶稱其黜斥甚快人心是可以徵公論矣且該部爲　陛下持黜陟之權責任本重假使意合少狥則何不黨結六科十三道而顧黨護一二部郎又何不私其骨肉親戚而顧假其權以庇跡遠之人耶此益可以明其心迹矣臣等嘗慨天下任事之臣難其事吏部尤難以人情之趨於相狥相比其來已久乃尚書孫鑨既秉正不阿而郎中趙南星亦剛毅自持不難以其身犯衆怒亟爲國家力觔不肯嚴於

去留郎南星意見不無稍偏而才力卓有定執庶幾乎慷慨任事者矣顧訐典甫畢身乃不免中外喧傳謂直道被擿彼固重於得名輕於棄官而　陛下奪其所輕與其所重無乃成小臣之美貽朝廷之累乎且使諸司相視以南星覆轍爲戒誰復肯爲國家任事者夫直枉不可以不明舉錯不可以不當伏乞陛下俯賜洞察將趙南星特從寛宥或姑量加罰治仍以原官策勵供職并將虞淳熙楊于庭分別降調袁黄仍照前旨待征倭事完查勘有無功次定奪庶

使公道鄰朝論恭應允繳頒臣等不勝懇祈待　命之
至

欽奉聖諭恭陳下悃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該臣等於初七日早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溫純左副都御史臣詹沂左僉都御史臣趙士登等於文華門恭捧聖諭朕覽今大察各官本內科道兩衙門不稱職的甚繁豈皆不肖內必有狥私之弊因忿恚以洩之者有之因結黨以去之者有之欲豎權以挾人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朕不得無疑且大察朝廷之鉅典非以公濟私之案牘大

臣當尊君體國爲要以詳愼休容爲美今次已有旨
了爾大臣務各去成心同寅協恭共濟時艱以成平
明之治故諭欽此欽遵臣等卽時將原奉聖諭具疏
進繳訖臣等不勝戰慄惶悚查得嘉靖隆慶萬曆年
間考察科道官員不職者數目尚多近年如萬曆二
十一年科臣七員道臣十員二十七年科臣五員道
臣九員當時巳因科道各員鈌故所去比往大減今
次科道人數大約視二十七年不遠而議處者科臣
祇四人道臣祇七人一皆據科道諸臣衆論矢公矢

愼不敢苟求亦不敢姑息以累朝廷激勸大典臣等自謂可藉以修職掌仰候皇上親裁今蒙聖諭嚴切臣等伏自循省如有一於此即爲人臣不忠之甚者而天鑒在上清議在下國法在前青史在後安所逃罪臣等其何敢焉又蒙皇上特賜明訓大臣各以尊君體國爲要以詳愼休容爲美各去成心同寅協恭共濟時艱以成平明之治大哉聖言德意諄至此則臣等所當遵奉服膺遵行者也敢不感激謹齋沐恭陳下悃如此若臣等不職首當罷斥以爲人臣

忝稱任使之戒又有不容後者容臣等另陳伏惟
聖明俯照鑒行臣等實爲顒俟之至

計典屆期敬陳末議以裨聖治疏

呂邦燿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

今復當大計羣吏之時百僚將鱗集闕下延頸以望陛下維新之治諸臣條議已詳臣何容贅獨於士風法紀二者臣不能無隱憂焉士風之壞壞於乙巳之京察也難進易退固士人出處之規立懦廉頑亦朝廷激勵之法督撫戴耀陳用賓貪穢昭著屢挂彈章眷戀祟腴由人笑罵全無知止知足之戒一味患得患失之心汚跡通天廉恥掃地書之史冊恐累清朝

臣以爲今後有關府重臣科道論劾者聽其自裁無
輕議留用蓋曾經描畫在地方必不振揚展轉彌縫
于事務不免叢挫則正士風者所以飭吏治也部院
公同考察科道公疏拾遺被察者固不得自有所陳
當事者亦不得代爲之辨往年知府龍文明科道拾
遺□經議處于金行賄復冀死全吏部侍郎周應賓
借條陳妄爲奏辨不言之於考察之日而言之於
敎矛之時欺罔譸張莫此爲甚臣以爲今有如龍文
明其人者將被察與代辨之人一體連坐按國法重

處蓋小臣撓法多由大臣之營私而朝廷不得多因
彼此之結黨則飭法紀者所以全國體也至於吏部
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則尤要緊者得其人則士風
以正法紀以張不得其人則士風以頽法紀以廢頃
會推謝臣兵部尚書蕭大亨屢乞休候武闈之畢
邊烽稍息即欲回籍其意甚眞其詞甚苦大臣止足
之義正合如斯今武闈畢矣邊烽息矣大亨馬首欲
東矣推避司馬希冀冢宰必不其然況科臣陳治則
有云孰爲言官指摘不容濫推者意或陰刺沈鳳翔

有云公論宜伸倖竇宜杜者又復明攻大亨肯靦顏就列哉我皇上天縱英明賢奸畢照輔臣朱賡往年爲京察力諍輿論咸推當今用人必無瑕謬若以公論不服之人而使居斥陟百官之任其如百僚觀望何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伏乞勅下部院加意申飭并乞特簡端方大臣以主其事則士風可正法紀可張而宗社之慶恒必由之矣微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二十三

用人類

馮琦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汪若霖　大臣屢推未當聖明獨斷宜行疏

沈鳳翔　喫緊大臣關係不小乞速簡疏

周家棟　邊報孔嚴用人最急乞早圖振刷疏

陳宗契　早決大臣去就以勵廉耻疏

呂邦耀　乞補大小臣僚以答天意疏

曹于汴　官缺政弛乞聖斷以興聖治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三

用人類

懇乞聖明推廣德意起任忠良以隆至治疏

馮景隆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竊惟君子小人進退之間此治道汙隆所係泰之初九曰拔茅茹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欲傾否而致泰固不容小人厠乎其側引用善類者乃所以制伏羣邪也臣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屢接邸報恭覩皇上震勵乾剛法行自近舉中外之朋構爲奸者震斷

處分各當其罪不少假貸天下臣民翕然仰頌日月之明雷霆之威以爲我　祖宗在天之靈默祐　聖衷故罔直之判一旦昭然無可逃遁真宗社無疆之福也然其權勢所趨黨羽蟠植所當指其餘孽而斥逐之者豈止一二輩已耶若深事搜剔則未免株連且無以安衆志而開自新之路俛思前日以忠鯁被斥者非正人君子儔乎以正人君子之儔起而任之則紀綱有賴可不動聲色而潛消邪慝矣臣　方欲具疏以進又接邸報見四川道監察御史孫繼先疏懇

聖明錄用建言諸臣隨蒙 皇上俯賜俞納且於郭
惟賢著復原職一時傳頌暢快人心臣且慶幸之不
暇夫復何言哉然其間猶有一二人品學術爲世表
表必不可終棄者尚未之及原任南京兵部武選司
主事趙世卿南京國子監司業張位翰林院修撰習
孔教是也敢爲 皇上悉陳之趙世卿身爲府推官
時已著賢聲及行取授職南部勤敏廉慎毫無舉過
但其文學足以矜世修行足以勵俗頃緣故大學士
張居正輔政以來專尚操切急如絞繩官民俱困莫

敢救正世卿夙抱忠愛撫時憾慨爰陳匡時五要如所謂廣選進寬驛傳省大辟緩催科振臺諫侃侃數千餘言皆鑿鑿可見諸施行者使當其疏入即取而用之誠若對證之藥其疾必瘳烏至日沒月削釀成大患有如去年浙省兵民之變者乎居正乃惡其友已未幾而以王官處之又未幾而以考察閑住之蓋直欲禁錮其終身也噫世卿果何罪之有哉 臣謂方今操切之令未之悉除民困未之復甦使世卿之五議不行時事猶未可知也 皇上誠取世卿之疏進

而覽之自可見其言之有補於政而所當録用其人
也章章明矣其在張位亦於是年以考察去臣素知
位德性溫醇制行端亮久侍經筵已多啓沃出佐國
學克樹所模其文章道德卓冠一時誠當今之賢者
忽於京察時乃以浮躁列之中外愕駭咸歎是非顛
倒一至於此臣訪其故蓋緣張居正父故之日位曾
遺書勸其遵制丁憂已拂其意逮檢討趙用賢以事
行逆位亦以詩送之中有愁來吾道寄書鱗之句乃
被奸佞之徒逢迎居正益加憤恨竟擠之使去位耳

今位降補徐州同知夫以此公輔之器而置之冗倅之地匪直為位惜寔為內翰少此名賢惜也此當亟宜召還使備顧問而賛化理其光明俊偉之業必有可觀者其習孔敎臣猶未識其面人皆稱其持正不阿慷慨激烈於翰林中雅有時望比進士鄒元標以指斥張居正廷杖謫戍時有同鄉者語孔敎以當念桑梓相期往視且須歛贈路費以資其行孔敎激於忠義慨然許之初不知其以言餂也下何前與之語者竟以違忤居正方是時居正惟恐元標之不速死

知孔教與之周旋若此其恨孔教無慼也既而孔教又約同官者聯名具疏以進事雖不果而居正恨之益深矣乃乘星變考察謫為泉州推官孔教性本廉潔在任時又恐有隙伺其短者孜孜屹屹慎修職業誠無可議也逮陞邵武同知而巡按御史安九域又巧逢居正之意揑疏其短而遂褫其職今詢諸閩中士夫皆言孔教居官真氷清玉潔疏中所論與其為人絕不相似皆羅織以陷之者舉朝縉紳皆唾罵九域必喪心病狂故有此舉但知阿附不顧名義世道

至此良可慨哉以上三臣據其生平大都以名節砥礪而所以置之閑地者原非得罪於君父亦非有玷於官守其心惟欲爲國家圖治安爲世道植綱常天下臣民皆想望 皇上自其忠貞返而任之也久矣今幸 皇上於編修吳中行等已憐其忠而將叙用之則此三臣固事同一體者德意所加忍獨外之也哉伏乞勑下吏部查覈三臣行誼果爲公論所推與臣不誣將趙世卿等復其原職分別擢用庶衆正之徒既闢則羣狂之氣自消至治可保無虞而天下萬

世稱睿智之無遺照者端在此矣宗社幸甚臣愚幸
甚

懇乞聖明異等錄直并簡遺直以勵臣節以光

泰運疏

方　端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聞山有猛獸則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則奸宄不生故人臣能發權奸於方熾之日而潛消其不軌之謀者其有功于人國盖甚鉅也顧言之乎服官之人固難而言之乎未授官之人爲尤難譬之持節在婦人固不易而女尤難也臣近年見建言諸臣發已故大學士張居正不忠不孝之罪者在翰林則有吳中行

趙用賢在科道則有傅應禎劉臺余懋學孟一脈鄒惟賢朱鴻謨在部屬則有艾穆趙世卿沈思孝諸臣固皆表表一時衆人所嚮慕者臣無不敬之仰之然皆服官之人食祿久焉者也獨鄒元標纔登一進士便抗言權相直發其奸斯已爲難況其慷慨激烈尤爲稱最故居正恨之尤深處之獨酷其不爲前御史劉臺之死者僅一間耳昔人云抗節死義之士嘗於犯言敢諫中求之元標非其人歟近蒙　皇上新恩慨納言官之請盡起諫言諸臣眞聖明盛事三代

以還未之有見盖千萬代所共瞻仰者不止一時臣
民舉首加額頌明天下作為出尋常萬萬也乃元
標既已得同諸臣起用此千載一時之遇亦甚不偶
矣臣復何言但臣愚獨以為有奇節者當有殊恩而
拘例陞授殆非所以表苦節而礪士風也況今吳中
行則陞中允趙用賢則陞右贊善艾穆則陞光祿寺
少卿亦既皆蒙異擢矣其他科道部臣想亦行當遇
缺重用矣獨趙世卿前以拘例久而不起近見科道
官復有言蒙 聖恩亦且破格起用矣獨鄒元標以

未到尚未受官追授官若拘未授職之例先授一職
而後圖優叙則拜一部郎或博士中書行人焉足矣
此非所謂破常調以待異才也況萬里謫戍七年授
官與他未授職者自難同例且諸臣又皆以建言見
蒙不次之擢在　祖宗時超拜亦且視爲常事甚至
下及監生秀才吏員等人往往皆得異擢況元標已
七年進士矣乎懇乞我　皇上慨下特召郎勑該部
查有六科十三道內相應員缺徑即擬授一官不必
因未授職而先循例擬官不必待已授職而後不次

優叙仍不爲例則庶乎可以盡其才表其節且以大
小臣工忠義之風將見元標當益得展盡底蘊以圖
補報諸臣當兢相勸以答　聖明天下人心當益爲
鼓舞稱快盖不止有裨治化而其有光於今日之泰
運也此固其一大端矣臣再惟近年以得罪居正而
被斥謫者其人甚多而其法亦甚密有以建言去者
有不以建言而以持正去者有以考察去者有不以
考察而以劣轉去者近奉　聖旨京官五品以下在
外方面以下除考察外着科道官從公會舉不許狥

私濫及大哉皇言固已慮及于茲而將使野無遺賢
矣臣愚不能悉知姑采耳目所及人望所歸而衆論
所共推者得數人以聞如原任科道有望因持正而
以外補竟去者臣得陳吾德張孫繩詹仰庇汪文輝
宋范諸臣焉由部屬任兩司亦以持正謝官者臣得
宿度蔡國珍林如楚江以東黃猷吉管志道諸臣焉
是數臣者不足以盡遺直然舉臣所知亦皆於明詔
有合而急宜起用者也此外如原任侍讀趙志臯原
任修撰范謙皆素有清望毫無點染亦祇以不阿權

相所斥者雖近已一起於考察一陞于外補于人心稍快然揆厥從來以亦當照吳中行趙用賢之例竟節召復史館以爲優用其他尚有養晦於泉而無心仕路者有才力堪用事係詿誤而若寬覆盆者有不阿權相暗受中傷而爲衆所不知者然亦有久負虛名全乏實用而假終南以爲捷徑者有內本奸貪祇工鑽刺飾曲以爲直而以不肖亂賢人者此殆難于一律起用而又不容不精察者也更乞我 皇上于科道公舉之後復博訪而獨斷之務求其至公至當

允愜人情者然後遴選相應員缺除補而即以實用焉其庶乎下舉以公上用以誠蓋不止有裨治化而其有光于今日之泰運也抑又其一大端矣然用人要矣純心爲急焉故養心莫善于寡欲而遠色乃所以勸賢宋臣程頤不云乎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其氣質而薰陶其德性此眞藥石箴也伏願我　皇上服膺斯語一意淸心寡欲日以勤政講學爲事于當年所書十二事時加體驗復令二三輔臣不時得承顧問焉則不惟聖躬

益以強固且聖志益以淸明用人之本既不眩而正人君子益樂爲之馳驅其所以篤宗社之福而開國家億萬載有道之長者端不外是矣臣愚昧死陳言冐瀆天聽惟 聖明垂憐採納焉臣無任戰慄仰望之至

酌量大臣進退以正人心疏

鄒元標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十月

臣惟百官之所表儀者在大臣而大臣所係以爲世重輕者在愼仕進之門而高易退之節其進不可使人有倖之者倖之則效之者衆也其退不可使人有疑之者疑之則議之者多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故爲是致愼哉誠念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耳古之君子一辭而退豈故爲是沽名哉誠念高爵厚祿不可虚拘故耳臣近見今陞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進

之太驟則有可言者焉士佩歷官為人具先年兩科臣疏中臣不必毛舉以傷雅道但念士佩去年猶然一撫臣耳未幾而吏部侍郎矣又未幾而戶部尚書矣任方數月崇階累級彼豈有德宿望足以讋服百僚出奇畫策足以結知明主哉止緣本官囊橐盈溢機智猾巧多方鑽刺驟躋卿貳同儕羞與並列善類懼其中傷輿論忝協大負清朝夫行速者多蹶盛重者覆餗人雖不言士佩何如為自處計也臣竊謂此一臣者所當慎用以杜倖進之門者也又難退如禮

部尚書徐學謨則有可議者焉彼其出身之初海宇
已上無立朝之節矣已而夤緣仕途驟得清秩雖雕
蟲小技足擅著作之林而物議沸騰難居寅亮之司
先是山陵事同衆謂其議當速退猶復靦顏就列見
幾明決謂何 臣 謂此一二臣者所當致仕以倡易退之
風者也愼進一二士佩匪獨爲士佩一人惜也諸臣中
冒濫如士佩者僥倖之心從茲而息矣請退一學謨
匪獨爲學謨一人言也諸臣中當退如學謨者高尚
之志益此決矣 臣 又有說焉辨官論材當爲其品才

誠相胥望重朝野者其上也奇才宏猷以功能自見者其次也進則汲汲退則憒憒無所短長之效抑又其下矣六七年來奔競成風薰蕕雜進一旦挽之其勢誠難 臣竊謂耆舊者後進之楷範也登崇老成則躁進者有所矜式矣恬退者奔競之藥石也獎進恬退則奔競者有所懲創矣何者耆舊如蒼松翠栢飽歷風霜樹之明堂之上真足以壯大觀恬退如處子貞婧幽靜閒雅置之巧媚之側真足以消逸志 臣管見如斯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願勅銓臣少留意焉

臣迹孤寡且初立朝班豈不知二臣危機不測獨念舉直錯枉臣之心也亦臣之職也終不敢以全身遠害之故負特達之知汙諫諍之官臣言愚戇惟陛下察之

有司名實多乖取選當愼懇乞特賜申明以登眞賢以息僞風疏

孫瑋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四月

臣惟士之責名責實也尚矣自風會漸漓巧僞滋甚於是乎名不必實實不必名自名實兩分則論定為難而天下以名勝者衆矣奈何僞風不日熾而眞賢不日消且盡也今取選且近正名實貞勝之會而士風轉移之一機也可弗愼與臣請畢其愚今夫臺省之官秩固卑卑而責司則為頗重故必不染而後可以

摘人之汚必不欺而後可以發人之奸必不回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如得其人則固是有所恃而官邪知所警非其人豈惟脂媕回互罔裨人國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臣以為今之取也毋以資格之崇卑定分數其選也毋以薦剡之多寡定去留非為格不足重也偏重之則人懷必得之心而疵瑕者得以格掩矣非為薦不足憑也盡憑之則官雜而譽之奸而粉飾者得以薦售矣盖嘗見有司之巧宦者智足釣奇猾能應物其始也惡名不遽立而聲華不即著也則

剔奸釐奬蹙厲風生間發諮詢疾苦之號以收民心時移曲革利病之文以當上意期會不失催科居先諸所鋪張非不的然一良吏也及其威立而名彰基深而蔕固自以爲人莫我何而事可恣縱可縱也遂一更前轍醜態畢露或倚法而立騙局或枉法以逼私悶或設法以剝民脂或罰法以漁民藏攫取之術日新月盛溝壑之欲不盈不止蓋心穿竅而行市井矣又能時出褎褒之餘巧爲彌縫之計以期周終始固榮名爲之上官無論昧者賢之而莫覺即有明察

朗見亦往往以交口之譽難變百足之扶不僵橫以憐才之心而忝之顧忌之念置而不問者蓋比比是矣豈直不問又從而溢美之以爲異日地耳乃若悃愊之吏厚重無華平易鮮奇廉靜寡文粉飾既其所短而發跡或非甲第以是貳者敢摩華其高下殊絕奚啻霄淵已哉臣愚以爲凡取選諸臣閱歷既久世故必閑不患才之不優而患守之有未潔不患事之不辦而患術之有未端萬一不察使悃愊終淹而巧宦者得一竿焉四方之士皆將曰某以實晦某以名

揚鮮不舍實攻名兢爲則效以希榮進是公家未獲得人之利而世道人心已默受其頽靡之害矣豈不惜哉此臣謂格不必盡拘薦不必盡憑而惟覈實之說爲今日之最急也是在論官者加之意耳伏乞

聖明垂覽儻臣言非謬特勅部院大臣今次取選慎加體訪大破相沿之套弘闢衆正之門毋嫌異同毋避怨忌毋拘薦格先守後才左實右名務期得清正端確之士以進豈惟國家利賴庶幾哉一轉移間而四方之所趨向奚其不去僞還醇變民潔已而爭以

循良之實相淬磨者臣未之信也

爲寓內多故敬陳治安要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李汝華 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邇者南北羅災黠虜跳梁天下不爲無事矣然天下之事皆天下之人爲之則知人宜急者而一二時事尚有可言亦何敢不盡哉請畢其愚夫所謂知人者何盖爲天下得人者 陛下事也而爲 陛下擇人者閣部責也今之大臣豈不欲得端人杰士以共成綦隆之治顧正人易疎小人易親此其中宜有灼知者盖正人自守以禮耻事干謁且其直言讜論毋拂

時好故多落落難合小人不恥趨承多方結納且其煦嫗噂沓易投時好故每駸駸易入正人遠則善言不聞邪人邇則讒言日至得失治忽之機皆決于此可不慎與孟軻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此君道也亦大臣之道也今天下議論紛紜人心不定患在大臣一議論小臣又一議論是以下之情不達於上上之情不通于下上之所是者下之所非下之所可者上之所否譬之股肱耳目不相爲用其不顛躓幾

希矣臣以爲人心自有真公論不容泯今閒曹冷局每有大公至正之論非其見獨卓也以其所關者出于天下人心之公耳夫爲政之道舍收拾人心無策矣而公論不聞人心矣得是必虛心博訪加意甄別某善士也則用其言某僉夫也則遠其人人心共是者則是之不必其順于己人心共非者則非之不必其逆于己要在以國家之事爲重而一己之私意爲輕斯用人行政合天下之公而上理不難臻矣此大臣所宜留心也近日若王汝訓之擢大理陳有年之

趨操江芝穆之轉北寺李禎之陪開府正人嚮用士類彈冠矣若張養蒙者大挺人豪立朝何如風采乃止擬調衡邊司道而備督撫之選者不與焉則豈大用之意若高桂者首發科場奸弊羣臣宜遠避三舍乃使之俛首令長而抑鬱莫之伸焉則豈輿論之公文選極狠狽者非謝廷寀乎而去年猶得請告未見顯黜士林久不齒者非郭思極乎而去年貴州巡按猶得陪推諸如此類難以縷述皆正人之所扼腕者也夫一薰一蕕相去甚遠豈難辯哉位置則甘言薰

耳藥言不前故有以紫奪朱鄭亂雅者亦何惑乎正人難合邪人易售哉此知人之說也而時事更有可言者西陲須將喪師督撫宜解任矣然款貢之初謂宜乘閒暇修戰守也而玩愒日甚卒至大壞極敝不可救拾則二十年之養寇者咎將誰諉臣謂治虜如治河也往年河決既追論河臣之罪則以前之邊臣俱難辭責顧自今以往宜嚴功罪明賞罰不可再姑息為也蓋國家勤王無微不錄惟是無功受上賞而有罪無顯罰此邊臣多欺罔耳故曰姑息不可再也

守令恣睢殃民撫按宜論劾矣然糾覈必待復命則乘時播惡者將何所忍况前院論劾後院開釋此往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兩院復命凡在三月之前有不職者即隨時糾彈其貪縱之尤者即責成提問待事竣而總計其數亦不失爲兩院之精明也盖　陛下愛民極爲諄切惟是一日之害未除則一路之哭未息此下民多昏亂耳故曰糾彈宜隨時也國家設六部清司共理天下之政此大綱也然在內之叅駁在六科在外之糾察在巡按天下不敢越厥志者恃有

此耳近反易視之矣夫川有蛟龍則蝵蟮不敢下舞
朝廷設言官豈耿職也哉況今之時勢患在黨與成
于下主勢孤于上則科道職掌尤宜申明者乞勑臺
省諸臣隨事指摘外凡在內章奏有不當者科臣宜
據實參駁在外地方有不法者按臣宜指實參奏在
科道不得容隱在諸司不得反噬各秉公心以無負
朝廷任使之意此科道之職所宜講也人臣分在急
君不宜私便身圖此大義也但今之乞休者多成故
事朝廷又多為體面留之故有假急公之義遂私便

之圖者如患病自陳有言萬無生理者而未幾病痊有言一日難留者而未幾復出此何理也臣謂臣之對君不宜欺上之與下貴相成真心乞休而不許則若其人假意乞休則隨其計兩者無一可者也況今之天下不患乏才患多貪位則出處去就尤宜申明者乞勑部議除輔弼大臣斷自宸衷外其告休諸臣務分別去留據寔以請如身任天下之重者宜留而無關理亂者當聽其去如德係羣僚之望者宜留而不厭人心者當聽其去蓋一去而晚節可終人言可

免亦國家以禮義廉耻愛養臣下之道也此乞休之臣所當議也臣紕劣靡所長惟是心獨亦故不識避忌披其肝膈如此惟以為人各有真心能反觀此心則天下可治不則匪人日比欺詐成風以是求治距治萬里矣伏惟 聖旨垂察 臣愚何勝大願

歷諫官員疏屢留中乞能發以光吏治疏

何選　湖廣道御史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聞帝王以知人爲哲而尤以從諫爲聖故無所不照者日月之明也無所不容者天地之量也今大小臣工才品雖異軌矣孰非　皇上之所深知而洞察者哉然　皇上不自用而必以詮擇之權委之吏部者至公也吏部能用人而必以陞除之命俟之聖斷者至慎也使部之所擬而與　皇上之意楷符則明旨當速示以爲可矣使部之所擬而與　皇上之意

未合則明旨當速示以為不可矣盖人才可以另擇
而官職不可以久虛自古聖帝明王使功使過不以
一毫成心遲疑而留滯者正所以廣天地之量而弘
日月之明也即如文選司員外郎職司選務誠不可
一日而缺官者鄒元標原係員外以驗封而調文選
又非陞官　皇上可以用之而不疑矣而疏竟留中
不下也旣而部臣科臣兩疏催請而又留中不下也
大小臣工以為　皇上明無不照量無不容豈以元
標素性忠讜沉抑下僚將擢以清華卿寺之列而不

欲其久淹於郎署耶如此或留元標大用而今部另
擬或俯從部議而暫用理事奚不可者何至疏凡再
上時踰一月而未蒙批發耶此臣之所未解也書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又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帝不時敷同日
奏罔功夫庶官一曠誰代天工帝若不時厥功罔奏
唐虞之世猶然畏之況今日乎伏望早賜　明旨則
文選員外郎之缺不至於久虛矣又如劉志選爲刑
判四年乃陞浙廣德安府推官孫如法爲典史五年

乃慰南京都察院照磨二臣之感恩而悔罪者既深則部臣之量才而使過者亦非縣也乃疏竟留中不下何耶并望明旨俯從部請亅月黃德安府之推官與南京都察院之照磨二缺亦不至於久虛矣官各有事一日缺官則一日廢事臣之言非謂鄒元標之宜調而劉志選孫如法之宜陞也但謂選司之員外與推官照磨之缺必不可久虛而廢事故也不然曰復一日月復一月將使三缺久懸竟無人補是庶官終曠而竝不時舉矣堯舜所不爲而謂皇上爲之

耶且元標等三臣直聲在朝廷公論在天下　皇上能靳以今日之官必不能靳其身後之名若　皇上以日月之明照之而又以天地之量容之則萬世之下須知人之哲從諫之聖者悉歸之　皇上而二三臣者皆蛙之鳴蟬之噪已耳終不出　皇上兼容竝包中也孰公孰私孰大孰小人人能辨之惟　聖明裁察

建言舊臣部推不用懇乞聖明擴大公順輿論
以昭平明之治疏

吏科都給事中 鍾羽正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初三日接得吏部一本爲缺官事應天府缺府丞推南京通政使司右參議孟一脈光祿寺少卿呂興周奉 聖旨呂興周陞應天府府丞欽此孟一脈亟推而不用矣蓋孟一脈則嘗建言者也又於初八日接得吏部一本缺官事江西缺提學僉事推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蔡時鼎員外馬猶

龍奉　聖旨是有點的依擬用欽此　臣恭覩欽點則
馬猶龍也蔡時鼎正推而不用矣蓋時鼎則嘗建言
者也夫銓官部推而請旨例也推而正者前陪者後
亦例也既同見推則固材不相遠然正者先用而陪
者次及則國家用人之常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則
聖主太公之度也今呂興周馬猶龍賢者也用之固
不爲不當然正推見舍而陪推先用果　陛下真見
孟一脉蔡時鼎之不稱此職而置之乎或以二臣者
嘗以建言得罪而志其復用故抑之乎今二臣不至

直言其過未有臣不聞其拄吏議棄公評也若以建言舊事而故置之天下之疑且滋甚矣君猶天地也天地不以憎惡棄一物人君不以憎惡棄一人 臣不敢遠舉即 陛下數年以來登崇賢俊褒獎批鱗折檻之英如大之海瑞趙用賢沈思孝艾之周弘禴曾乾亨等旋退旋復未嘗以前事阻也書之史冊傳之遼遠天下後世盖不以諸臣之進爲榮而以 陛下大公之德爲美奈何于且獨於三臣而靳之使中外之人聞之將曰建言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後進

無階　陛下於言官不惟挫之一時而且憎之於後日銷忠直之氣結諫臣之舌所係非渺小也又非止此也王遴以剛正掛冠四海所共知也推用凡幾次矣而必不見用王德新饒伸以建言被罪中外所共惜也題補凡幾次矣而章徑留中王遴罷而大僚之持正者咻心王德新饒伸棄而羣臣之效忠者喪氣廷推不用部推不允則銓選之臣亦抑鬱而不敢伸其志矣數句之內有此數端　臣　知而不言　臣　爲失職即以　陛下成命不可易然尚冀　聖德之無我也

伏乞　陛下建皇極之正弘大造之仁以後建言剛
正諸臣凡有誰陞照常點用仍將留中欽本檢查發
下則忠直者勸而　聖德益光矣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馮琦　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六年

竊惟行取一事始于前年　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　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于疏遠下吏羈旅孤臣即有情苦安能自達于九重之上哉顧　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畀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

先考而始授以任惟是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
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
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
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
官不得人之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久宿王言
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
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
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臣等所爲典制惜者也事
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

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
恐為有識所窺況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
之也似欲用之而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
何罪使人寄官于不內不外之地寄身于忽毀忽譽
之員而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
雨垂落而旋收春色和而作冷己前博選精擇之旨
都無歸着詢嘉納讜言之意總屬空談此臣等所為政
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主藉忠規亦且
達資激勸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

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詞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無襟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游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搏此徵召是使平常者借口材雋灰心撫按舉薦何爲部院採訪何用略無風勸人誰信焉此臣等所爲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

向早春奏覆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百鍊守彼三緘影銷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于依阿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此臣等所爲人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而前所稱四者猶其餘耳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覷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

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臣下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令名誰不欲結知君父何若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舒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罍受缾耻李代桃僵譬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衮職缺與不缺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有妄言彼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我方求之轉

爲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肯言前有言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于仗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其長鳴今則預恐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傳之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鳴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音不在臣下惟望斷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明政體與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一義

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于公署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旣憐諸臣兼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若此惟聖神留神少加察焉

大臣屢推未當聖明獨斷宜行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臣惟國家倣古者爵人於朝之義每推舉大臣則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此天下之大公也 皇上神明天縱周練物情每有簡除舉朝莫不嘆服以為古帝王知人則哲何以加焉乃頃歲以來列卿擅職冢宰無衡科道糾彈徒成故事於是舉者不能無私而 皇上憑之以為公則得舉者不能無倖夫大臣進止關天下安危使積衍愆蒙垢者皆得奮袂而先庸養亂遺

憂者皆得息肩而倖舉於諸臣爲比周得矣天下將安賴之　臣乃博採輿論畧摘近事竊謂今日有潰敗已久不宜濫推者如南京戶部尚書之推原任尚書徐元太是也有釁孽方大不宜輕推者如南京工部尚書之推貴州巡撫郭子章是也有創艾未深不宜允推者如用京禮部侍郎之用原任詹事范醇敬是也夫元太者鴟張狼戾而雖有機力之人也當其巡撫四川擅征失律匿敗爲功明旨赫然巳而濫陜南曹趣馬赴任則以科臣韓學信劾其無品而後謝去

亦有年矣今其人老誖不足任事又鄉里擅恣婚媾惟賄怨聲罪牘至今未消士類非之以玆久寘田間倘萬分之一而以辱安車蒲輪之詔何以風有位示天下乎　臣謂其不宜濫推者此也夫子章之拮据於黔也不謂不勤矣然其人陰側多汚非所謂精白不二心者也征播之役與安酋私爲血盟逗遛觀望碌碌因人義士羞之已而執拗町畦不難爭五百里新疆以償酋私固曰無開禍耳而酋惡愈熾奪五司戕內地如督臣王象乾所患何竟不聞加節制也且夫

諸苗癬疥也虛張撻伐則酋固稱首功焉不念唐固
紀之侮中國耶制猛獸者必付之素所狎馴之人子
章而不以前事議罷則姑責之以安民而聊爲調服
爾苟一旦脫去司空將西南路盤誰即任之 臣謂其
不宜輕推者此也至范醇敬之蹶起則滋異矣 臣聞
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易進而難退也醇敬托言
休沐夫非御史斥摘之故耶方其陽爲請去陰復乞
留閣臣以大義趣行固德愛乎何其輙生猜恨爲難
也詞林諸臣營壘自固推挽相收從來鮮有一蹟竟

廢者而醇敬特治洪如饑人不能往手又何鄙也根
抵權門欲護法而至凌躐儕輩寧免把族之譏若其
尊利無親深機賊物瑣瑣諸狀近在彈章不足復數
以斯汚辱之臣宗伯寅清之命將安勝之　臣謂其不
宜允推者此也夫　臣非敢好爲是瑣瀆也嘗計　皇
上之用廷推猶唐虞之咨四岳也四岳之舉不能無
兇人卽堯舜且姑試之然流放竄殛終不少貸則是
非有定論聖人無成心也要於分別當而天下服焉
爾矣昔者仁宗皇帝嘗出解縉所奏論朝臣十人者

以示楊士奇曰縉殆非狂士臣誠愧之何敢妄擬雖
然臣於是竊有感焉　皇上深宮靜攝獨秉太阿蓋
未嘗輕進一大臣焉以故南北堂卿幾成虛署加之
人才沮滯地望鮮宜而朝臣因是爲姑息之論若曰
苟取備員何暇短長而問之未嘗輕退一大臣焉以
故中外庸囘寖成盤據加之臺諫凋殘抗諍罔效而
朝臣因是爲僥倖之說若曰待言者舌敝而吾富貴
極矣緩急相伺彼此相縣舉者或承人意旨以陰售
其奸所舉者又借人面目以顯托于是甚之訛言遝

惑黑白混淆世態悠悠安知底止臣濯廟堂之上將
孤立而誰托天下也豈不危哉伏祈　皇上奮發乾
剛毅然霆斷使賢者畢進不肖者立退濟濟昭明勿
令臣下得以藉為口實而闗服深淺則誰復敢有妥
舉如三臣以瀆天聽者仍祈勅下吏部今後廷推會
同九卿科道務要叅酌力持勿徒畫諾并籍記舉者
姓名明　祖宗連坐之法以杜私交總威福於一人
公是非於天下蕩蕩平平豈非億萬年無疆偉烈哉
臣葛莧下悃狗馬孤忠言出怨叢所不敢顧伏惟

聖明俯賜裁察臣愚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喫緊大臣關係不小懇乞獨斷速簡以澄化原

疏

沈鳳翔 戶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嘗謂天下之常治而無亂者豈非諸司百僚兢兢奉法以事一人之謂哉然而小人易進君子難知惟主銓得人則所用者必端人貞士而朝廷始得以收衆正之效故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而統百官均四海所係蓋甚重也今吏部缺尚書非一日矣自李戴去後虛其位者三年有奇三年之兩經計察非借才別曹則代庖副貳堂堂聖世詎

之師濟而今虛曠若此未幾而輻輳闕下以待討者又踵至也可復苟且從事如向日哉且今之人情世變亦多故矣同適成風貪鄙競起內外大小之間往往輕朝廷而重身家蔑名檢而工窺瞷有足流涕長太息者即該部條上封事亦謂敗節之庶僚倖躐無已能禁之部院根抵難除可概見也夫非清忠端亮之臣儼然正宰位而居之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頃奉明旨點用側席銓宰之意亦既久勤夢卜而慎重如此豈吝予哉誠謂天官不可私匪人耳乃近讀催

請廷推一疏如兵部尚書蕭大亨者尚爾褎然首列不知果足以當簡在否彼其穢跡之屢掛彈章姑且勿論獨計經年註籍而以公家之務取辦於私門幽室之間此必非政體所宜考昔僕射李豐曾託疾矣臺制病滿百日者當解任豐懼坐免起而復臥時論以游光譏之讀史至此令人千載遺恨銓曹何地太宰何官而欲俾若等幾倖豈所以肅官常而息羣喙哉吏部鑒別人才纖瑕之不可曲貸也明甚倘亦有蒙吏議者即其人果豪傑負俗遽難輕棄乎然必論

定而後官何也公論宜伸而倖竇宜杜也大亨彈射肆及乃一旦違衆議而獨舉是方嚴爲防以謹當世而先自宰臣瀆之人將笑覩恐天下之貪緣粉飾欺世盜名者從此競起矣夫以天下之廣庶官之衆其情僞險於山川而真贋淆於昆璞此雖殫精畢慮詮懼銓選不如顏俊崇本抑藝不如山濤而以顯貢公論着擬居其任欲無爽衡鑑得乎大亨之於諸弁也多從格外舉用曰吾得便宜而已使如此吏部爲人心邪正世道升降所關未可以傚法移之世也得毋

滋易與之積玩而上增國垢下招私黷與微獨此也

朝廷大慶無如慈宮徽稱皇孫誕育及至嵩祝萬年

則千官率舞百粵梯航而大亨獨偃仰不出幾無臣

禮豈其敢於倨侮若此近見危詞懇籲似亦別無希

覬蓋明示決去以大義尊朝廷耳設於司馬則辭之

於太宰則就之於典禮則棄之於崇𠉵則居之其必

不能也不亦重猜疑廢閣之漸乎吏部數歲孳一字

不可得而率歸於無用臣謂此推也于大亨亦不便

于吏部亦罔濟也臣又伏覩聖明天縱懸柄獨持其

自計社稷必不濫及私昵者惟是吏部關天下之清濁廷推決天下之是非而廷推不當　臣　等類得以直言糾正毋討其用不用也且言之於未用則可否易明而彼之從違易決言之於既用則言者多解衣危激之詞而大臣之廉隅益壞倘或耻於見攻吝於勇退非所以愛大臣而存國體也夫天下謂晏然無事也而猶垂裳坐理者惟賴清議凛凛獨行於世故賢者得以自完而不肖者有所禁圉而不敢逞倘皂囊白簡滿公車而唾手取天官如寄誰復知有忌憚而

天下尚何可爲耶以此知所推者未必盡當聖心而
實又不可以一人濫舉之故數稽盛典惟願　皇上
垂神省覽毅然乾斷或仍前推或勑再舉特簡民譽
攸歸者速賜點用以清天下庶政之本至於都御史
察舉非法糾彈百僚職業嚴重與吏部實相表裏故
漢以陳咸爲大中丞則公卿而下率皆畏憚以其身
正而法行耳臺綱不立而望百度之理是表未樹而
責端影必無幸也矧討典伊邇事權又百倍恒時者
乎然臣於此有大懼焉憶昔京察人懷畏心事多變

局非頼主上神聖之力輔臣矢衷庶無不奉詔之請則
斥陵大巽竟階之厲今清明在宥更始張絃而冢宰
大中丞倘不及意妙選則一參匪類呼引安窮具贍
不肅風靡日甚將人心之畏途愈除而仕路之狂瀾
難廻好官之笑罵自由而國家之肥瘠異視夫孰與
佐一人澄清之志以賛其成而令頹綱㪚習挽之泰
運哉伏惟　聖明裁察

邊報孔嚴用人最急伏乞聖明蚤圖振刷以維

國勢以固國本疏

周家棟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十一月

臣觀數年來幕府之功無歲不上爵賞之命無歲不下走倭創虜什哱蕩播言之足以諛聞而垂之足以侈後然國家實空虛無備閭閻實凋殘不支此在深心苦口之臣腐唇敝舌或意其有不測之變也而孰謂其果有今日之虜乎夫虜之為寇也往猶在洮河寧綏之地稱遠鎮耳孰有窺我薊遼逼我堂奧者乎

往猶在秋高肥馬之時一鳴鏑耳孰有嚴冬裂指貫弩南驅者乎往猶千百爲羣一飽去耳孰有陳兵數萬列騎谷量而虛張聲勢如此烜赫者乎今虜且緩中薊而急中遼矣然薊去京城二百里其先聲薊也則其窺京城之虛弱也遼去京城七百里其移犯遼也則其窺遼左之剝殘也夫以數萬之衆翺翔境上彼其與我畫山而守乎彼直一掠白家屯李家堡而遂厭乎即使厭矣且去矣能保來秋之不復犯乎夫有備無患我兵之不聽鉦鼓久矣司農之詘之亦已

甚矣以百萬雲屯徒垂涎仰飽于內帑而未可必得然非 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可矣乃將臣之堪以寄命者又止一尤繼先耳既馳而西忽騖而東虜固未歇也飄忽飈起罷于奔命則所以破拘攣之議寬文法之網使貪使詐者獨不可預而求之乎然臣之所謂用人者非止此也嘉靖初有閣臣行邊者則輔臣楊一清是也而今一元輔耳卽使無事猶當謀斷相資勞逸相節以佐筋力智識之所不逮而今爰立之疏竟不報矣則所以爲行邊閣臣者誰也隆慶間

先臣高拱題准兵部添設侍郎二員有徵即輪遣出鎮其議可覆視也而今一二元樞耳彼銓衡典禮之地紀綱刑政之司誰可以缺卿豈以帷幄重任軍國大計亦復寥寥如此有正卿則歲缺其貳有卿貳則歲缺其正甚則闔署皆缺焉則所以爲樞貳出鎮者誰也哱拜之亂也御史監軍者梅國楨是也而今十數年絕無一二行取振鷺如故繡豸幾何監臨不得備員朝祭不能成禮或以一地而數年缺差或以一差而兼攝數事喉舌既塞耳目益蒙則所以備監軍分遣

者又誰也夫國家用人將緩急是賴急而求之亦已晚矣而又況緩不復用乎乃 皇上亦自有急者貂珥之徒虎冠之使無之非是故或有請歸而不得或中撤而復留夫以轉石則如彼以拔山則如此豈不惑哉然臣獨有駭于高淮之無君也請誦言之 臣聞

皇上之遣淮也以稅遼也非鎮遼也而高淮自命曰鎮遼 皇上之遣淮也以権關也非協關也而高淮自命曰協關且一則曰行文將領又一則曰牌行收斂若自修其保全預防之功者夫軍務也非稅務也此

何與淮事而行文牌妄欲分主帥之權而掣撫按之肘乎　臣聞淮之剝遼也自諸武臣以及閭左蕩然一空今日之事淮實啓戎即正法兩觀未足以謝遼人而何無忌憚至此哉夫自古未有內監與兵而不階變宗社者淮何知兵徒欲覆其滔天之惡耳然唐之魚朝恩宋之童貫皆有所受非若淮之自爲政也則其無君之罪容可貸乎夫外寇與內寇皆足以敗國而內寇尤甚虜之寇我猶在疆埸而淮之寇我則在心腹適今不圖後莫知所底止矣則收回高淮以罷

沿邊中虜之税此尤今日聯屬人心之要務也由前言之一用人而缺者以備則國勢自張由後言之一撤税而渙者以萃則國本自固所謂謀之堂上而救貢目前者或不出此伏乞 聖明察臣愚直恕臣狂瞽採擇行之不獨邊事有賴而國脈漸可培矣

六

懇乞聖明早決大臣去就以勵廉恥以維士風疏

陳宗契 福建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

臣聞漢之人主常以安車蒲輪迎申公之來又常以黃金百斤贈疏傅之去至今煌煌史册莫不賢兩主而榮三臣可見機會之無常恩寵不專富貴苟身名之俱泰去來總是榮華如此則兵部尚書蕭大亨可以自決矣夫大亨自晉位本兵以來羣臣所爲劾其去者章凡十數上矣大亨所自爲去者章亦凡十數上矣大亨而誠不可去也諸臣何爲交章而彈諸臣彈

之而是也大亨何以至今不去然臣不怪大亨之不
去獨怪其自言去而自不去不自去而反怨人之去
已者如是則謂大亨之原無去意可也臣他不具論
但據大亨先于十月時有疏云臣謹遵詔旨于初六
日力疾見朝惟是臣之衰病久已入膏肓俟武闈之
畢邊儆稍息懇乞 皇上准臣回籍夫至今武闈畢
矣邊儆息矣由十月而迄今又越三月矣朝臣有識
者皆斗酒豚肩議供帳于國門以聽司馬之駕矣乃
徐察其眉宇未嘗一念及于去豈回籍之語出于口

而自忌之耶豈始將一出姑假以寬有口者之誅見言者不言遂乃安位行志耶豈謂　皇上之可欺而天下之爲聾瞽耶豈一官之如飴多一日有一日之羶悅遂膠結而不忍解耶如此舉動如此沾帶而猶謂吾淡世味吾久倦飛吾不睥睨冢宰即其辨給有口天下其誰信之如是而猶謂言者之素瘢言者之挾忿言者之或致卽其反唇善譏天下其誰是之蓋言我者不別指我但欲我乞身求去是正以淸風拂我世有生芻空谷之心方拜首承風之不暇乃不尤

已而尤人何哉豈其半世圖維惜成功于一擲滿腔心事忽點破于片言故爲懊憾之詞以發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耶而不知大亨之氈已久墮矣銓部必不屑推矣 皇上必不肯點矣即萬一推矣點矣大亨必不可一朝居矣冢宰不可居何必久戀司馬司馬不可戀何必蚤決懸車蓋百年是有盡之身盛位非盤據之物不以此時明去就之義而猶以多口騰懣之身隱忍以待蝸涎之竭况未見大亨之能得也蓋儒者所爭唯道義道義之爲物也甚虛而干繫人國

也甚重今之上風唯交結趨謟之爲務茫然不知道義廉耻爲何物而大臣者復不以此自閑防之則如波斯流壞將何極賈子曰設禮義廉耻以待其臣而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大亨前後論列凡十餘疏且猶偃然在位恬不爲怪而唯快爲匡我者之自誅則所爲物身報上者可知矣歐陽子曰禮義行于君子上以此施而下不以此報 皇上其別有磨鈍之術以代爲裁決而後可乎 臣也都門供帳中之一人卽不敢再逕申公之來亦且願張大其事

以此諛疏傳之去是亦救俗維風助化揚徽之一事

也臣謹率不識忌諱伏惟 皇上裁察焉

天工久曠天變相仍乞補大小臣僚以答天意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本月二十二日地方失火燄滿長安一帶朝房燒燬殆盡夫朝房係臣子退食之地亦聽鑰之區商度則濟濟相詢接見則雍雍並進一朝煨燼豈屬偶然細察天心蓋有其故貞元十三年尚書省火而唐祚因之不振靖康元年尚書省及禮祠工刑吏部公署火而宋室因之式微然而感召之因則亦昭然不爽德宗猜嫌深刻無人不疑卒使正直之氣蘊而不昌而

其炎燄天若示之以不用而自用徽宗用諸庸讒無忌人不信卒使奸回之萌熾而難滅而其火也天若示之以不用正而用邪皆皇上天縱英明可超三邁五三季庸主夫何是言然邇年以來獨馭區宇之意勝信任群下之念微撓其職而並棄其員疑其人而並咎其事樂毋不闢枚卜喉舌半屬代庖禁錮者賜環無期考選者河清難俟甚至館選四年不散直指數載無人用者不必疑賢者不必用公論以為宜去者而不使去公憤發之氣蘊崇而爲內焚公論以為

宜居者而不使之居躁鬱之蒸炎歊而爲外煽朝臣不具焉用朝房受命祝融副之烈燄是　皇上曠天工而不知敬戒明棄之於昭昭天將代　皇上而聚爲灰燼陰應之於默默故臣以爲宫殿之火也天不過震　皇上端拱之地災極重而其所警覺者猶輕朝房之火也天實撤　皇上環衛之形災雖輕而其所關係者實重復啓　皇上因儆戒之意體仁愛之心速簡閣臣廣開言路在朝者就其位各付其職在野者訪其行各復其官則庶官無曠　皇上不難爲

有虞之敷施而天工之勝亮天亦不難爲商家之純
佑矣如是天變不弭臣不信也臣不勝懇切待　命
之至

官缺政弛回祿示儆仰乞聖斷以與聖治疏

曹于汴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皇上帝亦須雷雨風雲各司其職豈古君王匪藉臣鄰庶寀不致于理安有閣部台省寥寥之人諸務停廢如今日大小臣工連篇累牘腕挽舌枯請之不得聖意淵微誠不可測頃者火示異朝房半燬夫朝房者朝臣棲止之所也朝臣既缺房于何有昭昭之表未必非藉是以啓牖聖衷 皇上安得漫然已乎臣再四思維意者臣下舛違仰負 聖明故向

來一切點用過于慎重第國家喫緊重務莫踰于此惟當講選用之良策不宜久躊躕而滋廢弛也臣請歷數之一則先是輔臣爰立持鈞秉衡非不委重然燮理天工情態畢露以致南北諸臣交章論罷目今枚卜遲延似懲乎此顧噎之懲食食詎可廢則亦如近時言官條陳內外互用南北並取而又勿採虛望務核實行其偽聲欺世末路贖節熟軟執拗者不得與推擇之選是在嚴諭部院而已何患不得人成治也二則大僚毋缺奉旨推用既經推舉廣掛彈章

及至催請猶然廁名彙藉未分黑白揉雜祗長奸萌大非政體近奉　聖旨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大哉　皇言允合肯綮何不即令該部一槩詳註某某宜列名某某宜點名開寫簡明恭候欽裁頃刻之間便自清楚且甞聖諭有云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行糾正毋得點後纔說搶推之後既干清議而該部尚爾列請僥倖冒進則言官將言之乎抑不言乎不言則非糾邪之職言之則爲點後之瀆何所適從焉三則三五大臣不啻晨星或一二人之

身推補幾缺驟見疊出頻復厭觀　皇上每命另推無非廣求賢雋而至再至三仍此數人總由任用不預故致臨期乏人如是耶盖卿貳久缺乃無以備正卿之推督撫久缺乃無以備卿貳之推壅滯既爲常事資俸每不相應況林下者英一擯永棄以有用之材徒令沉淪者多矣正宜鑒既往樹人之不蚤而廣爲簡任豈可俾將來寥落之益甚而緩急無資也四則科道以言爲職爲國發奸不辭任怨然在憂國奉公者必謂讜言不可已懐私保祿者則謂生事而可

原其彼論之人侈口闘辨既若聚訟又或因言而去則嫉言官爲逐己而横議滋生矣夫彼論飾辯明禁森嚴其因言求去情亦不同爲有反躬引咎避疑恬隱以全大臣之節者有一事偶誤無損生平雖求去而衆共原之者有難施頭面別具肺腸聊求去而實不欲去者亦有口談泉石心戀羶膻求去之疏或致數十不過傳之抵報以塗天下之耳目直至事理窮迫勢難駐足則于畏己者拉扯而去恐發其平日于同己者寅緣使入倚托以未竟之私但知自便身圖

豈顧禍延宗社故言路壅塞正士緘口則奸邪之輩如前所言者莫不彈冠而相慶以　皇上之神明獨破此套而考選科道亦自不容緩矣凡此卜相也簡大僚也急樹人也選言官也言者章奏幾滿公車而

臣復喋喋惟以國事叢挫士風委靡民生困苦邊政頹敗咎在無人今茲朝臣空署爲焦土上天之意亦復彰彰可睹臣備員言責不敢隱默謹披瀝上請復懇　聖明鑒察施行